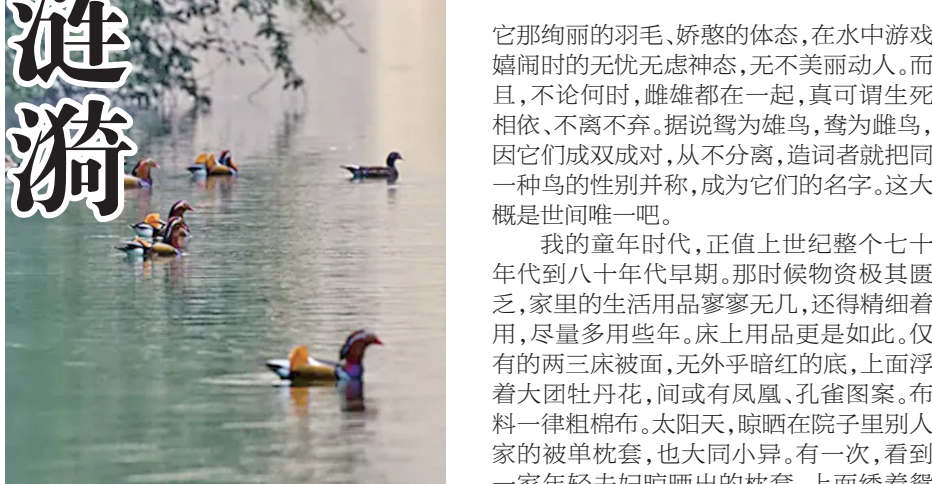


湖水泛起涟漪

夏洁



有些地方总会一去再去,鸳鸯湖就是这样的地方。

经常去,一则是因为近,距离县城只有十二公里。二则是因为美——

每一次去,湖水都在天光下微微荡漾,波澜不惊的样子,娴静安详的样子,似乎从来如此,也会永远如此。

实际上,这片水域成为湖,时间并不长。

这里原是一条河,不算大,从深山里蜿蜒而来,孜孜不倦向龙川河奔流而去。突然有一年,被人看中,在距离县城只有几公里的一处深邃沟壑里,被筑坝拦截,从此成为水库。筑坝的地方名叫山坪,水库就取名为山坪水库。坝筑有七十米高,蓄水用于发电。被坝拦截的水域就宽广了,绵延二十多公里,形成呈树枝状狭长的湖泊。

从深山里流淌出来的水,质地清澈,四周山峦一年四季翠色逼人,空气清新得像细纱布滤过似的。好生态孕育出好水质,距离县城又如此之近,山坪水库遂用作城市供水,被悉心保护起来。一城人的饮用水,就由这里供给。

后来,大约2010年,在山坪水库所属的枫香乡桶溪村一带的水域里,村民发现了一种羽毛极其艳丽的水禽,成双成对浮在水面,在青山绿水间怡然自得,美丽无比。村民少有见到这种水禽,于是向林业部门报告,工作人员到现场查看后,认定是鸳鸯。经仔细搜寻调查,发现数量还不少,据估算,有几百对。

一时,山坪水库里发现了数量较大的鸳鸯群这一新闻,在省、市内炸响,引起社会各界高度重视。来科考的,来摄影的,来观光的,络绎不绝。石阡也因生态良好而闻名大噪,山坪水库从此改名为鸳鸯湖。2011年国家林业局批准成立了贵州石阡鸳鸯湖国家湿地公园,并成立管理局。这是贵州省第一个国家湿地公园(试点),由鸳鸯湖、包溪河两大片区组成,涉及石阡县枫香乡、五德镇、坪山乡、中坝镇、汤山镇等五个乡镇九个村,核心区在枫香乡桶溪村。区域内的鸳鸯及其其它动植物得到有效保护,鸳鸯群体迅速扩大到一千多对。

摄影师们拍摄的照片一经发出,那美丽的鸟儿惊艳了一众世人。我也不例外。从小到大,几十年间见过的本地鸟类,最多的是麻雀乌鸦喜鹊八哥之类,龙川河边,最常见的是体型较大又风度翩翩的白鹭,偶尔见到栖息在水边的翠鸟、苇莺之类,已经足感珍贵了,何曾见过如此美丽的鸳鸯!

在此之前,我对鸳鸯的所有认知,完全来自影视、图片,来自文学作品中,特别是古诗词里。最早出现在《诗经》中的鸳鸯,标题就是《鸳鸯》:“鸳鸯于飞,毕之罗之。君子万年,福禄宜之。鸳鸯在梁,戢其左翼……”以鸳鸯起兴,对一位新婚的君子极尽赞美、祝福。最为有名的诗句还是那句“只慕鸳鸯不羡仙”。据查,这句诗出自电影《倩女幽魂》中一幅画上的题诗:“十里平湖霜满天,寸寸青丝愁华年。对月形单望相护,只羡鸳鸯不羡仙。”想来这应该是由某首古诗改写的,却改写得朗朗上口,加上电影《倩女幽魂》的加持,这句诗得以广泛流传。

鸳鸯因成双成对而被寓为爱情的象征,曾是古诗中最重要的爱情意象,被一再抒写。直接以“鸳鸯”为题的古诗,网搜即可出来无数。

民间对这种美丽的水禽,有着最为美好的想象,不仅无数古诗以鸳鸯歌颂爱情、比喻忠贞,鸳鸯的形象还经常出现在绘画、雕刻、戏曲里,甚至民间日常生活中都随处可见。看《红楼梦》时,贾母的大丫鬟也叫鸳鸯,这个鸳鸯不仅长得美,还是位性格鲜明的人物,一身正气,非一般丫鬟可比。

可见鸳鸯自古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化符号,不仅代表爱情、忠贞,还代表吉祥和美好。当我欣赏到摄影师们在湖区内拍摄的鸳鸯鸟各种姿态的清晰照片时,由衷感叹鸳鸯担当得起这份厚重的文化符号寓意。

它那绚丽的羽毛、娇憨的体态,在水中游戏嬉闹时的无忧无虑神态,无不美丽动人。而且,不论何时,雌雄都在一起,真可谓生死相依、不离不弃。据说鸳鸯为雄鸟,鸯为雌鸟,因它们成双成对,从不分离,造词者就把同一种鸟的性别并称,成为它们的名字。这大概也是世间唯一吧。

我的童年时代,正值上世纪整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早期。那时候物资极其匮乏,家里的生活用品寥寥无几,还得精细着用,尽量多用些年。床上用品更是如此。仅有的两三床被面,无外乎暗红的底,上面浮着大团牡丹花,间或有凤凰、孔雀图案。布料一律粗棉布。太阳天,晾晒在院子里别人家的被单枕套,也大同小异。有一次,看到一家年轻夫妇晾晒出的枕套,上面绣着鸳鸯的图案,很有些眼前一亮的感觉。不过绣品,到底还是幅平面图案,只不过表现出了鸳鸯鸟的憨态可掬。我家就没有这种鸳鸯图案的枕套,心底里不免升起一点羡慕。那些年,全国各处的床单被面枕套图案,都是大一统的花色,超不出牡丹、凤凰、鸳鸯、并蒂莲、孔雀等等这几大类,着色也很呆板,显得十分土气。现实生活中,这些图案的实际模样全没见到过。

直到多年以后,真的见到了实物的牡丹、莲花、孔雀,才发觉它们是如此之美——有生命的东西才更动人,更让人吃惊。不过还是没见到过实体的鸳鸯。

曾有过一次乘船进入鸳鸯湖区的机会,兴奋无比,心想终于可以见到真实的鸳鸯了!船划开碧波,向湖的深处驶去,我瞪大了眼睛,目不转睛搜寻着湖面。远处的湖水,如一面深绿的镜子,纹丝不动。周围山峦叠翠,正是万物蓬勃的季节。终看到远端的地方有一些小小的黑点,浮在岸边的水面上,有人在轻声说,看那看那,鸳鸯!有好多呢,一群鸳鸯!船不可避免的声响惊动了那远处水面上的鸳鸯,这些精灵似的鸟儿警觉地一哄而起,先是嘎嘎在水面划出一道道水花,像飞机起飞前的助跑一般,即刻迅速飞起,隐入林中,再不见踪影。我又新奇又失望——那是真实的鸳鸯啊!可惜太远了,还没看清就飞掉了。即便用手机不停地拍,哪里拍得清它们的样子啊!屏幕中留下的,只是一些小黑点。

前面还有,驾船人说。不过,这段时间的鸳鸯羽毛并不艳丽,要到交配季节,雄性鸳鸯才会换上漂亮的羽毛。他接着说,你们秋天再来嘛,秋季是它们的繁殖季节,到那时候就可以看到彩色的鸳鸯了。

船继续在水面前行,水面开始很宽,越往里走越窄。一个一个的小山峦连绵不绝,湖水就形成了很多水湾,据说鸳鸯就喜欢聚集在这些水湾里。同行的人给我们介绍鸳鸯的习性,说它们喜静,特别怕人,夜里在岸边的树丛中睡觉,在岸边岩洞里,树丛中产卵。他说,鸳鸯原本是候鸟,但我们这里水质好,再加上保护得好,没人伤害它们,就呆在水库里不走了,一年四季都能看见鸳鸯,这里的鸳鸯就成为了留鸟……

这是一位聘请来为鸳鸯投食的本地村民,他了解鸳鸯,像了解自己多年的兄弟一般。他说本地人从来捕捉鸳鸯,本地人对这些美丽的鸟儿就像对待家人一般。这话我信,要不然鸳鸯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群体。

船继续向前行驶,果然又发现了几群在水湾里的鸳鸯,无一例外地,它们都被惊飞了。我们没有机会近距离看到鸳鸯,但我还是心满意足了——这些精灵和我共处同一片蓝天下,我们依赖于同一片水域生存。船掉头往回驶去,湖面划开一波一波的水纹。我们离去,湖面恢复了宁静,这里是鸳鸯们的家园,一群不速之客终于走了,鸳鸯们可安心回到水湾里来。

过后,我又数次去过鸳鸯湖,却再也没有乘船到湖面去看过鸳鸯了。这一方面缘于鸳鸯湖区的管理越来越规范,游客禁止入内;再则,我也对于进入湖区惊扰鸳鸯而心生不安。

鸳鸯湖管理局并非铁板一块,完全禁止游客入内,而是在湖边修建起了步道,可供游人绕湖漫步,感受鸳鸯湖的清幽、宁静。运气好,还可看见浮游在水边的鸳鸯。这比乘船进入湖区安全得多,也避免了游客对鸳鸯的惊扰。

今年,在春末夏初这一天,我又一次来到鸳鸯湖。湖水仍旧是幽绿深沉的宝石色,四周青山环绕,静谧安详。不知名的鸟儿啾啾的歌声从林中传来,平添了份“鸟鸣山幽”的意境。忽而,一只白鹭从平静的水面上翩然飞过,没有一丝气息,像是怕惊扰了这里的宁静。鱼儿深藏水中,难觅踪影。

漫步湖边步道时,虽然没有看见鸳鸯,但我知道它们就在这片湖区里,就在距我不远的某个水湾里。微风吹过,湖面轻轻晃动,泛起层层涟漪。一时间,山水悠然。

木城在水城东南,在水黄大道旁,在崇山峻岭间,宛如一个故意离开喧嚣的尘世之客,于郊外造一个世外桃源,随时旁窥城市与人心的动向。我来过木城两次,但从未如这次来得深入和彻底,终于勘探了它的容颜和脾性。从那日起,我便暗下决心,要为木城写点文字,但始终不知从何处着手。或许,美的存在,是难以很快觉察和定位的,它总要在文字和情感的不断打磨中,才可慢慢抵达。忽然一夜,小酌之后,想起木城,便翻阅史料,回忆那日采风,顿觉用“三美”可以形容之。

木城之荷,总有自然的荣枯之美。那日与诸友走进木城,首先见到的是一路枇杷树,高过人头,整齐排列,硕果圆润。树下夹杂热烈绽放的三角梅,或朱红,或深紫,或高,或低,俨然一番葱茏的夏日气息。如果你认为这就是木城的全部风光,那不必赞美,美的存在,往往是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的。如不仔细,你则难以窥见路旁的荷塘。荷塘像一位羞涩的山村姑娘,藏在枇杷树和三角梅后面,不动声色,安静,自然。荷塘有木城的大地上。有的布满荷叶,像铺着一块块褶皱的绿布。微风过处,荷叶摇曳,像水彩画,似青草坪,如绿茵场。要看荷花,就要把眼光放长,对面的荷花最惹人爱。清脆的荷叶中才冒出几朵荷花,有的还没完全绽放,鸡蛋大小的花骨朵迎风摇头,像个初出茅庐的鸟儿,战战兢兢地立在广袤的绿野里。可是,调皮的蜻蜓、爱美的蝴蝶以及争先恐后的蜜蜂就要前去探望和挑逗,似乎才一会儿功夫,花骨朵就“脸红了。”当然,我们一群人和鸟儿一样,喜欢仰望群山之美,也喜欢俯身大地,如那群水鸟,窥探荷叶下的动静。那荷塘里,鱼儿众多,黑的、黄的、灰的,五颜六色;大的,小的,长的,短的,大小不一。当地人,这里是最好的垂钓处,荷塘之上的木屋是最好的凭证,路旁的钓鱼台是最好的凭证。如果你有时间,顺着一条鱼的踪迹远望,你会忽然发现,它向着一片空闲的水田里游动。那里仿佛它是生命的另一个空间,一处海洋,一处自由的皈依之所。我忽然羡慕这一群鱼儿了,他们可以在喧闹狭窄的荷叶丛中争食,也可以随时抽身而去水田,无所谓留,也无所谓去;我也忽然羡慕这木城的人了,他们可以到人潮涌动的城里谋生,也可以随时抽身而回木城,无所谓留,也无所谓回。

我是两次相遇木城的。上次是秋天,道旁的荷塘失去了绿,一望无际的残荷透着暗色,这张铺了几个月的水彩画,似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衰败的水墨画。枯瘦的枝干像一个个残疾的老人,佝偻着腰,艰难地支撑着我残败的荷叶。花儿不见了,留下了空洞的枯梗;翠绿不见了,只看见褪色的枯叶,蜻蜓、蝴蝶、蜜蜂都不见了,只有鱼儿还在,野鸭依然穿梭在残荷之间。我倒是觉得秋天之景别有风味。或许是我心宽使然,爱群居,也爱孤独。爱夏日的繁华,更爱秋日的“繁华落尽见真淳”。秋天的木城之荷,它能让我

感受到生命的坦然与沉静,领悟到自然的缓息和蓄势。残荷之美,无需华丽的辞藻,无需喧闹的颂歌。一切归于沉寂,依然演绎死亡之美。它在昼夜交错的光影中,在季节更迭的寒暑里,活得独领风骚,活出独特韵味。它的一生是彩色与黑白交织的诗意,更是美丽与傲然赋予的翩然和凤骨。它生命中的每个时段,都是一首无言的诗,一幅流动的画。

木城之水,总有生命的灵动之美。木城之水从何而来?这是我第一次来木城时的未解之感。四壁青山不见水,一片荷塘水汪汪。这次采风,当地领导亲自作为向导,带我们走到荷塘后侧,穿过茂密的树林和繁盛的花丛,来到一峡谷之中,核桃林下一群人和鸟儿一样,别有风景。水库数百亩,水量难以计数,清澈见底,深不可测。如镜的水面,倒影着棉花般的白云,平静无波,很难想象下面却是一面瀑布。瀑布飞泻而下,如白练,如玉珠,像米粉。我们不禁惊叹,塘前宽阔,有水清凉,有树成荫,有草棚遮雨,有鲜花来香,自然是三五好友郊游烧烤之地。才这一想,便看见旁边就是几家烧烤店,彩灯挂在屋檐,招牌横在房顶,音乐流过山间,香气浮动水面。这木城人,深知流水的哲学,掌握山间的用意,早已想到天人合一,美美与共了。

如果你还看不够水,那就往前走几步,便可见一泉生得奇特。我们人人驻足围观,拍照议论。该泉清澈纯净,俯身可饮,水量如木桶之大,突兀地从地下直接冒出来,哗啦啦地向山沟里奔去。李白说:“黄河之水天上来。”而我说:“木城之水地下来。”依然来得惊奇,来得恰当。我以为这是人工所造,用钢管从远处拉来,埋在地下,再修造墙垣,虚构成一个游客惊讶之地,以供引人观赏。但当地人却否定了这一说法。他们让我们仔细观察,无管道,无人工痕迹,水从石缝中喷涌而出,石头光滑古旧,自然镶嵌,不像人为。有人俯身茶尝泉水,甘甜可口,胜过超市的矿泉水。我们询问此泉之名,他们都笑着说无名。此时,我想到山东济南有名的趵突泉,取名缘由与此相似,不如便叫

使我游兴倍增。不论是漫步在江边的城墙甬道上,还是走在霓虹闪烁的两岸栈道上,亦或是横穿跨越东西两岸的风雨桥,一点也没有迷路的顾虑。我倒是常常耽于眼前的美景而止步不前,流连忘返。直到夜已渐渐深了,小巷里的游人也渐渐地稀少了,街面上大大小小的店铺已打烊好久了,我才顺着长满苔藓、斑驳陆离的古城墙根往回走去。隐匿在墙石草丛里的虫鸣声,让我感受到这座小城的静谧,这静谧是幸福的——充满了诗意的浪漫与温情。一种淡淡的乡愁似乎从心底油然而生。

长汀是一个慢生活的小县城,除了大街小巷穿梭的电动摩托车外,一切都显得那样的悠闲、自然、自在。幽深的巷道,幽静的水岸,幽长的城墙,亭台楼阁里的长石椅上随处可见躺着、坐着打瞌睡的老人,他们许是见惯了来去匆匆的游客,偶尔投来的一瞥,也是懒洋洋漫不经心的神情。如果不是你主动问路,他(她)是绝不会来搭讪的。凉风轻轻拂过,从高大榕树的茂密枝叶间撒下沙沙的声响,来来去去的游人脚步声也并未打扰在地上蹦蹦跳跳的小麻雀,它在一地光斑的青石板上缓缓跳跃,偶尔隐入浓密的树荫里,仿佛暂时时光的折页里去了。让人疑心时间的脚步到了这里一下子放缓了许多——或许是被这座古老小城的历史文化与自然风光吸引住了。悠闲是长汀的城市表情,就连做生意的店铺老板,也是不紧不慢地接待顾客,你要留要走,他(她)是绝不介意的,没有丝毫急于推售的念头。绝不像其他地方的生意人那样猴急,那样利欲熏心。晚上10点以后开着的店面很少,而早上已经7点过了,太阳



木城三美

孙金贵

“木城韵突泉”。当然,这只是博诸君一笑,取名之事,还望方家。

木城之茶,总有历史的革新之美。茶在贵州,名者居多。遵义的湄潭翠芽茶,铜仁的梵净山翠峰茶,都匀的毛尖茶,普安红茶,都可以排上号。但如果要说贵州还有什么茶曾经用来上贡朝廷,皇帝亲口品尝,还连连夸赞了,还责令广种以贡的,或许不多,但木城古茶算是一处。《六盘水市志·农业志·畜牧志》记载:“木城茶,木城乡,为水城特区最早之地,已有二百年种茶史。迄今,百年老龄茶树仍依稀可见。所产之茶,经用砂质茶罐再行炒制后冲泡,高香浓郁,不仅绿、黄二茶之特点兼收其中,且耐冲耐泡,深受今昔饮茶者青睐。在清乾隆年间,当地曾以之作贡品。”当时,为了能定期向朝廷上贡此茶,地方官员还专门在木城设立驿站,修建驿道,要求专人管理、采摘和炒制,然后运往六枝、安顺入京,此地一度因茶闻名,因茶而富裕。

为观赏此茶,我们驱车顺山谷而上,到更偏僻的山谷之上,又徒步上山,但见一片古茶林茂密地生长在地里,棵棵古树上都挂着标识牌,定睛一看,竟然有一千多年,数百年。令人不可思议。果然是千年不老二寸半,浓缩才是精华。千年之树也不过与人同高,百年之树也不过有手腕大小。我们仔细观察茶树,果子确实奇怪,四方形,如雀蛋之大。

如今,乾隆皇帝早已消逝在历史的烟尘里,但木城茶以其“早”“古”“有机”“香”等特点经时间考验,被历史选择,完成“水城春”品牌的华丽转身,继续完成它的使命。下山时,我才发现山谷里住着很多人家,此处土地较少,更无良田,或许他们就是为茶而生,因茶而住的,或许他们的祖先就是背起竹篓的采茶人,挥动锅铲的制茶人,策马扬鞭的送茶人。如今他们继承先祖精神,在乡村振兴的征程上谱写“茶”文化,贡献“茶”力量。

四壁青山王维画,满堂碧水杜甫诗。木城之美,各美其美,美美与共。美在山在水,在荷在茶,在自然与人文的融合。不信,你就去看看。

长汀小记

邓有民



依旧照在紧闭的油漆店面的门板上,闪着耀眼光芒。遇上一家早开的小吃店,便进到店里,老板和老板娘只顾做自己手头上的活,并不搭理,待你报出“一碗豆腐角,一碗拌面”或者“一份簸箕饭”时,老板才抬眼看你:“是来旅游的吧?”不一会,一碗热气腾腾的豆腐角就端上桌了。不紧不慢做生意的老板,自在在坐在城门的木板石凳上歌咏的老人,包括缓缓穿城南去的汀江水,都显出一副慢慢吞吞的样子——不着急,不浮躁,不矫情。

当然,如果你只看到上面这些就以为了解长汀了,那误会就大了。她的迷人之处,远远不是表面的悠闲与散淡,而是浸入骨子里的历史和文化。毫不夸张地讲,漫步在长汀古城,每跨一步都是古迹,每看一眼都是历史。且不说自唐至清汀州作为州、郡、路、府的治所已逾千年之久,并有世界“客家首府”之称的美誉。单就红色文化来看,当年被周恩来誉为“红色小上海”的长汀真是名不虚传。走在长汀古城,遍布于大街小巷的红色遗迹随处可见,毛泽东、朱德、周恩来、刘少奇、陈毅、陈云、傅连璋等革命前辈都在这里留下过足迹。著名红色景点有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旧址、福音医院旧址、辛耕别墅、毛泽东旧居、老古井等。特别值得凭吊的是瞿秋白烈士就义处以及纪念馆,还包括参观旁边的纪念馆。我来长汀前,又重读了他的《多余的话》,深深地为他那种临危不惧、视死如归的精神所感动。不论是看到他临刑前的照片,还是读了他被捕后的文字,那种泰然自若的气度,那种献身革命的精神,那种文人固有的气质,那种慷慨赴死的勇气,都无不表现在他雍容高贵的神态上,无不表现在他儒雅纯朴的文字里,无不浸染在那块草地上、大理石基座上、高耸入云的纪念碑上,以及卧龙山苍翠挺拔的松柏上……

当我离开长汀,坐在家中的电脑前写这篇短文的时候,耳畔又响起了雄壮激昂的《国际歌》——起来,饥寒交迫的奴隶。起来,全世界受压迫的人。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,要为真理而斗争!……

……